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6年第十一期（总第62期）

美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

各国对特朗普胜选的反应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编者按：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移民、政府体系改革等若干国内政策领域以及 TPP 问题上都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表态，但是在外交政策领域还缺乏非常清晰的阐述。当前，美国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新任美国总统将如何改变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期《研究与参考》选取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的系列分析，以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对特朗普当选的反应，为研判特朗普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奠定基础。

美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 各国对特朗普胜选的反应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表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在竞选中称若当选将挑战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及战略;因而其他国家政府都在紧锣密鼓地评估特朗普当选会对本国与美国关系乃至世界秩序产生何种影响。为此,他召集了该智库的一批专家,对各国政府如何解读特朗普胜选、它们对美下届政府外交政策的顾虑、选举结果对这些国家的潜在影响等进行了分析。

俄罗斯:谨慎地抱有希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表示,克里姆林宫并未期待特朗普能够胜选,且曾为希拉里当选、俄美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而做准备。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而言,特朗普当选带来了转机,使俄美关系有可能摆脱危险的境地,且两国有可能在叙利亚及乌克兰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在普京看来,比起意识形态,特朗普更看重国家利益。相较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主导地位并强势推广本国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俄罗斯更乐于看到美国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处理本国问题上。

但即便如此,克里姆林宫也充分意识到,伴随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而来的

是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不过,这也是莫斯科近年来首次对俄美关系能以俄方接受的方式得到改善抱有希望。特别是,这可能使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让步而撤销对俄制裁,并且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可能重新开展外交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打击当地极端分子。

这是一个希望而非期望,且很有可能会破灭。然而,对克里姆林宫而言,特朗普现象表明美国开始注意到其在全球的过度扩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美方开展合作。

中国:保持密切观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指出,在中美建交早期,中国常对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黑马”感到担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官员变得更加自信,且对美国选举结果影响其利益的担忧日益减轻。在本次选举中,中国官员的表现表明他们对两位总统候选人不持立场。

然而,普通民众对本次大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目前中国专家们想知道特朗普是否会延续奥巴马总统“转向亚洲”的政策,中国人认为该政策意在遏制中国崛起。他们注意到特朗普不重视南海问题。但他们也注意到,一些所谓的特朗普顾问发表了关于强化美台关系和加强美国在该地区存在的言论。中国专家们还试图摸清特朗普在贸易、汇率等经济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官员及其他人皆关心的是,在西太平洋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应对无法避免的战略竞争,以及扩大中国在该地的影响力。随着美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及韩国的关系面临考验,中国看到了新的机遇,并对特朗普怎样处理这些关系感兴趣。

基于在伊朗核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的经验,北京将尝试与美国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中国官员和专家都意识到,特朗普的对华立场可能比奥巴马更为强硬。他们尤为关注新政府的一些动向,例如在世贸组织(WTO)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与台湾的接触或新一轮对台军售以及针对北京的更为强硬的措辞。

日本:对政治交易深感忧虑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James Schoff)表示,特朗普在竞选时打出“美国优先”的旗号,且他将如何把各种言论付诸实践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让日本担忧美国是否会继续保持日美间密切的经济、军事关系。特朗普曾在贸易问题上批评日本,他宣称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要求日方承担更多驻日美军费用,这让日本政客保持谨慎且不确定该向谁求助以接近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圈。这种背景下,日本政策制定者将关注两个关键问题以决定怎样最好地调整本国战略。

第一,特朗普是会坚持强硬的对华立场还是会降低在国际舞台的活跃程度。特朗普威胁称要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并承诺将加强军备,这能让日本消除安全方面的顾虑,若日中两国在面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时开展合作,甚至还能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对日本而言,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感到在战略上被“抛弃”。若特朗普政府为了削减中国的贸易顺差或在其他问题上获益,而默认中国所称的“核心利益”或“历史性权利”,并轻视与传统盟友及伙伴的关系,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果。最根本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是认为保持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及为此所做的投入有利于本国长远利益,还是仅在日本等盟友付出一定代价的前提下才有意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日

本不愿付出更多来支持以美国为中心的议程,但其能够通过自主开展与华盛顿协调一致的外交活动来支持美国作出更大贡献,包括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投资。

第二,特朗普政府将对开放、基于规则的秩序作出怎样的承诺,这一秩序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积极支持该秩序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美关系的支柱,而如今美国对此态度冷漠,这有可能瓦解日本的供应链,损害其经济,并导致日本在“公理即强权”的世界中处于不利地位且更加依赖中国。日本投入高昂的政治资本来加入《巴黎协定》和 TPP,而这两个协定都是特朗普高呼拒绝的。如果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变弱,日本有可能会与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其他中等力量国家合作,并依靠 WTO 等组织,以此为杠杆来寻求在某些领域提升与中国的关系。

印度:未知与困惑如影随形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在报告中指出,印度政策制定者正设法应对美国出现的“平民主义”浪潮。对印度而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问题是特朗普作为候选人时提出的观点或其他经过进一步缜密思考后描绘的愿景是否会切实反映到政策上,这才是让印度领导人深感困惑的根本性不确定因素。

虽然这种困惑具有普遍性,但对新德里而言尤为突出,因为其面临的风险太大。近 20 年来,印度政府与华盛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美国会在维护印度等崛起大国乐见的自由世界秩序方面持续投入资源。如果特朗普政府放弃维持有利于印度的均势格局,美国再次伟大对印度的安全和发展又有何益处?

其他不确定因素也令印度感到不安。印度希望美国继续对该国的技能型劳动力开放市场,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是否会损害印度的利益;不论特朗普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有多么受欢迎,其移民政策是否会改变美国一直以来对巴基斯坦采取的政策;他对美国盟友的质疑是否会促使中国在亚洲扮演更强硬的角色;印度正前所未有地融入全球经济,特朗普决定重新对现有贸易协定开展谈判是否会损害全球化进程。

然而,这些特定的不确定因素还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忧虑。美国社会是否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以至于这个国家愿意放弃原本建立和维护的自由世界秩序,并且放下自己的利益和尊严。若真如此,印度须在危险的新环境下实施大战略,但该国在物质和理念上还无法成功或自信地应对这种情况。

不论特朗普在选战中发表过何种言论,印度政策制定者仍希望他能设法凝聚处于危险分裂状态的美国,维护美国引领的国际秩序,并持续强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以便推进有效制衡中国在亚洲崛起的共同目标。印度领导人想要美国做出承诺,希望特朗普的政策团队能够认可上述愿景,但他们仍对期望落空后该何去何从感到茫然。

以色列:美以“蜜月期”恐难持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艾利尔·莱维特(Ariel Levite)指出,从表面上看,美以关系似乎会在特朗普就职后得到极大提升。虽然两国在奥巴马任期内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合作,比如以色列在众多安全问题上倚重华盛顿,而美国也为以色列提供了大规模的安全援助,但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未建立紧密的个人关系。实质性的政策分歧不断浮出水面,尤其是在伊朗和巴勒斯坦问题方面,两国领导人都怀疑对方在谋划政

治圈套。

鉴于特朗普对“两国并存”方案及伊朗核协议的态度,外加其多次承诺为以色列提供支持、渴望与普京紧密合作、声称对传统建制派和“左翼媒体”深表厌恶及其家庭成员中有犹太人,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或许会和耶路撒冷走得最近。此外,以色列有实力也有意愿在遏制伊朗野心、应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与俄罗斯开展合作及其他双边和地区议题(比如在叙利亚寻找和平定居点,稳定黎巴嫩局势并与埃及和沙特重塑紧密关系)上与特朗普进行合作。时至今日,特朗普和以色列的“蜜月期”恐难持久,并且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以关系是否会出现变数?

在耶路撒冷看来,虽然表面上呈现乐观的迹象,但两国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是否会制定偏离其竞选言论的议程;鉴于负责以色列事务的关键人选可能来自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传统阵营之外、并且不习惯与以色列建立紧密的工作关系,他们是否会对重建美以关系缺乏兴趣;特朗普的其他外交政策决定是否会对美国引领自由世界的导向力,从而削弱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政治和战略保护伞的能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巨大挑战恰恰来自特朗普,他可能会遵照竞选纲领并推翻奥巴马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对巴勒斯坦进一步施压以促其满足推动和平进程所需的某些条件,并拒绝谴责以色列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特朗普可能会借此激励巴勒斯坦人为和平进程做出更多贡献,但鉴于以色列国内极右翼反对党坚决反对“两国并存”的方案,此举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失去唯一可用于限制该党派的“缰绳”。内塔尼亚胡将被迫做出选择,要么让目前的执政联盟陷入危机,要么搭上以色列作为自由民主犹太国家的未来。

伊朗:强硬派欢欣鼓舞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伊朗问题专家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 Sadjadpour)指出,作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代言机构的《世界报》(Kayhan newspaper)就本届美国大选回应称:“这是自由民主的又一成就,疯子战胜了骗子。”话虽如此,但对于哈梅内伊和控制伊朗“深暗势力”(Deep State)的伊朗革命卫队而言,特朗普当选总统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的自由民主形象遭到了无可挽救的破坏。11月4日,哈梅内伊在纪念1979年美驻伊使馆扣押人质事件时表示,他为被控诉为“平民主义”的特朗普辩护,并称赞他展现了“美国的本质”。另一方面,哈梅内伊几十年来一直宣称美国人生活在一个道德腐败、政治体制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的社会。

奥巴马一直在尽力改善美伊关系,此举令哈梅内伊和伊朗强硬派人士感到不安,他们将与华盛顿为敌视为伊朗的意识形态支柱和国家存续的关键。该理念深入人心,因此伊朗人民不会过多关注特朗普政府发出的和解信号和相关提议;此外,德黑兰的革命家也无需向民众解释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为何仍是伊朗的仇敌。

对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而言,特朗普当选总统将是一场灾难。鲁哈尼在任期内为签署核协议投入了所有资源,而如今该协议却岌岌可危。特朗普在选战期间一直宣称,伊朗核协议是美国“谈判达成的最糟糕的协议”,他还誓言要重新开展谈判。包括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内的特朗普高级顾问纷纷提议“在总统就职当日撕毁该协议”。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鼓励外商在伊朗投资,以免提升德黑兰对核协议的满足感,从而帮助鲁哈尼在2017年5月获得连任。

对伊朗公民社会而言,特朗普可能会为伊朗的强硬派提供托词,促使他们披着国家安全的外衣进一步实施镇压。但与众多共和党政客相比,特朗普对支持他国的人权和民主进程并无太大兴趣。

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曾经说过,“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或许正是伊朗革命家对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感受。

沙特阿拉伯:谨慎许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威尔瑞(Frederic Wehrey)表示,沙特曾一度认为,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都比奥巴马对沙特有利。奥巴马曾批评沙特“搭便车”,要求沙特在国内进行改革,并淡化沙特对伊朗侵略行为的担忧。但当选总统特朗普更加严厉地指责沙特“搭便车”,2015年8月他曾表示:“我们为支持沙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一无所获。”

然而,沙特仍有可能对特朗普政府产生好感。沙特与白宫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元首的私人关系决定的。沙特认为,相比于奥巴马政府对沙特的疏远及审慎态度,特朗普提供了改变的转机。两国在特朗普上任后的最初数月中的交往将具有重要意义。沙特认为,特朗普自身的言论中带有专制色彩,因此他不大可能会在人权和政治改革等方面对沙特施加压力;此外,特朗普的商业意识也将有助于美国继续面向海湾地区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军售。

特朗普在反恐方面的观点与沙特的反恐战略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沙特会选择忽视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对穆斯林的过激言论,转而在实践层面上支持特朗普重点打击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及伊斯兰政治的行动。

最令沙特感到宽慰的,无疑是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态度。沙特认为伊

朗核协议将沙特置于伊朗的霸权威胁之中；因此特朗普声称要推翻伊朗核协议的言论对沙特来说无疑一剂强大的镇静剂。目前问题的核心是：在推翻伊朗核协议的同时，特朗普是否会给出继续保护沙特的承诺。在有关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军队的问题上，特朗普的言论往往自相矛盾。

而特朗普对叙利亚局势的态度则引起沙特的担忧。无论是特朗普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及支持阿萨德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实政治态度，还是他显示出的与阿萨德及普京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意愿，都与沙特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目标背道而驰。沙特会密切关注特朗普对普京表现出的好感，并评估这种好感是否会导致美国接受、甚至欢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举无疑将对叙利亚、埃及、利比亚及整个海湾地区局势产生影响。

埃及：期待更大的宽容度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高级研究员阿姆鲁·哈姆扎维 (Amr Hamzawy) 指出，最近数年来，埃及不断恶化的人权形势导致华盛顿和开罗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而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会使这种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多次声称，上任后他处理和埃及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埃及政府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此，埃及政府希望特朗普上台后，双方不仅会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华盛顿对开罗的军事援助及军火交易的限制也会放松。此外，开罗还希望，华盛顿加强其对埃及安全政策的外交支持。

鉴于埃及国内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危机，埃及官员还期待与美国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埃及政府已就允许其货币浮动、实施自由经济改革等议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寻求帮助。但出于对埃及总统塞西的专制统治及近几年来埃及军方在埃及经济中分量不断扩大的不满，奥巴马政府

曾多次拒绝开罗的金融援助请求。埃及官员希望特朗普政府会积极推动埃及与 IMF 的协议,并更愿意为埃及提供金融援助。

由于埃及 2013 年发生的军事政变及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奥巴马曾公开质疑埃及作为美国盟友的身份。特朗普却将塞西视为一位强有力的将军,成功维护埃及的稳定,是美国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斗争中的盟友。埃及令人堪忧的人权形势似乎不对特朗普具有任何政治意义。

因此,埃及的人权活动家、公民社会领袖及各反对派认为,特朗普的当选将使塞西的专制统治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他们担心埃及将再度掀起镇压风潮,他们将遭遇监禁或被迫流亡国外,更担心华盛顿会放纵埃及政府对他们的压迫。

土耳其:信任与不确定的混合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中心访问学者马克·皮耶里尼(Marc Pierini)称,对特朗普的当选,安卡拉抱着一种信任中夹杂着不确定性的复杂态度。总体来看,土耳其当局对特朗普的当选持乐观态度,并希望能与华盛顿加强双边关系。然而在外交辞令背后,隐约显示出土耳其对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担忧。一直以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都试图消除西方国家对“伊斯兰”的恐惧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埃尔多安赞赏特朗普对传统政治建制的反叛及其“深入公众”、把握“民意”的行事风格;而在具体事务中,埃尔多安希望和特朗普首先在两个问题上合作:引渡传教士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ulen)及继续开展安全合作。土耳其总理毕纳利·耶尔德勒姆(Binali Yildirim)已经呼吁特朗普同意“尽快引渡居伦”。土耳其认为居伦是 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发生的政变的幕后操纵者。

为了保持目前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埃尔多安希望继续依托华盛顿和北约的安全保护伞,特别是目前土耳其军队仍未完全从7月15日政变中恢复过来,而土耳其面临的地区威胁依然严峻。至于双方如何继续开展合作还有待观察,不过土耳其可能希望美国继续其在印吉利克空军基地(Incirlik)的部署,并希望加入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

由于国内原因,土耳其领导层一直未就建立土耳其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达成一致。土耳其一直在中国(不与北约兼容)、美国、法国—意大利及俄罗斯的投标之间徘徊。在建立反导系统的问题上,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
